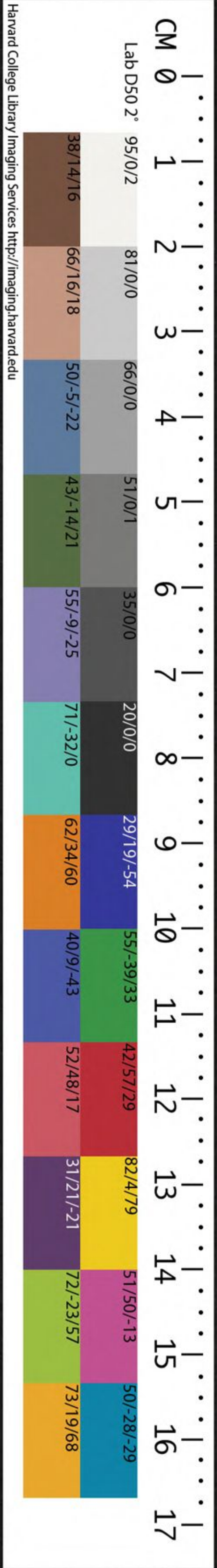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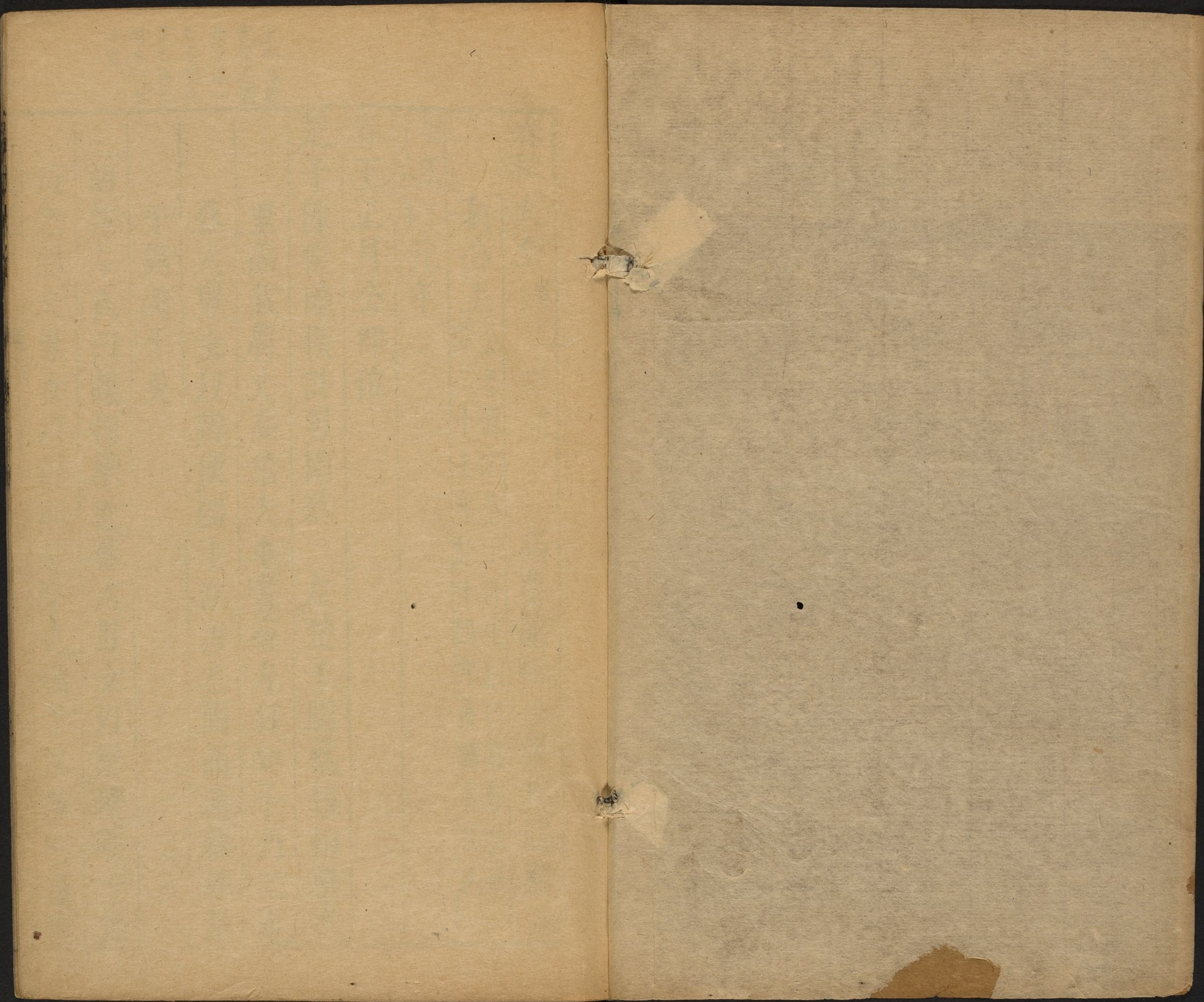


T693/3240.2 (1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卷廿九
大尾





春秋大全

卷二十九

為夢龍輯

張我城纂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于卅定叔四歲即位位二十七年於十四年薨葬春秋終

敬王二十六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

平請遷于吳

胡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間大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

楚而志說
報蔡為圍
蔡去城一
里故晉在
又昔與蔡
若本計如
此也

春秋大全

卷二十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于母定姒四歲卽位在位二十七年於十四年獲麟春秋終

敬王二
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

乎請遷于吳

[胡]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

里而栽設
板築爲圍
里去城一
里栽音在
又音再素
者本計如
此也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眾。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附左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

澆寒泥子
封于過澆
音傲二斟
夏同姓諸
侯相啓孫
也后相失
國依下二
斟復為澆
所滅甚毒
也戒備也
椒澆之臣
除免也虞
思有虞君
一成十里
一旅五百
人女艾少
康臣季杼
康子稽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婚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稽。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

堯之弟音
戲過堯國
乞獐國
欲食此侮
亦無及已

春
卷二十九
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姬之衰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
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
及吳平。
史記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
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
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
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

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棲于會
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柰何。對
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
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
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請爲妾。
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
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
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差大宰嚭貪。可誘以利。
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

獻吳大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語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欲使范蠡守國。蠡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吳越春秋〕越王別于浙江之上。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喙江渚。飛去復來。因歌之曰。彼飛鳥兮為鳥。已迴翔兮江湖。離我國兮去吳。妻

說解說也

執猶結也

前驅下馬
前也

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越王聞歌。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國語〕越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于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

蕃息也

免分免也

母免母也

通于也

官任也

船勝也

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
 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
 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
 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
 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
 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
 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

問名其後
將用之

歆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
 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
 之食

吳越春秋越王志復吳讐目臥則攻之
 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
 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使國中
 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
 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國語吳伐越墮會稽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賓發幣
 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
 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

好聘修舊
好也
因折相之
骨執以問

對山隅山
今在吳郡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
芒氏。于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
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胡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
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
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

王追念周公。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欲尊魯而賜
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聖人
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
命而發言也。

〔附左〕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
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
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
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
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
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

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

曠也

癘。親巡其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宥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

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全注

氏前此齊衛五氏垂葭之次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

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盟主。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棄君助臣。不亦慎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借下句 釋傳

二年 是年夏衛 靈公元年卒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句繹。 [左]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
瀆沂之田而受盟。

[胡]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

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
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
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
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
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
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
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楊虎囚桓
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
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三揖卿大夫士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

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犬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

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全汪氏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滕之朝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

侯國而自隱至哀棲棲於兩觀之間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躄于戚

左趙鞅納衛犬

子于戚宵逃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犬子

統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

之

季氏私考按蒯躄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衛已立輒蒯躄不

得入而但居于戚耳

胡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

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

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

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躄復國而書

納者見蒯躄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

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躄

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

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子般驅弘

師敗績。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

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

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

商。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

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

遂得遂仕
進
志父趙鞅
名
屬辟棺之
禮
禮也
禮也

勝鄭聲公
名
午晉定公
名

於車下。子良授犬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
 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犬子禱曰：曾孫蒯
 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
 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
 中。獲其蠶旗。犬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犬子復伐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初，周
 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范氏田

蠶旗

田田稅也

殺耳衣

鞅音引

細小也
細小也
細小也

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
 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旣戰，簡子曰：吾伏歿嘔血，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犬子曰：吾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上也。郵良曰：我兩鞅將絕，吾能
 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鞅皆絕。全汪氏
人固罪也，然趙鞅不能引咎責躬，遇鄭師而震
 慄失措，旣而幸勝，且以雋功相夸，不思以力勝
 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
 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全汪氏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左傳卷之九
胡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洩庸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旣降蔡。使遷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卒。後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

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

衛出公師元九年。是年冬。未惠公卒。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求援于中山

胡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譏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

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聩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夏司鐸火。火踰公宮。桓

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

巾車脂韞。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

司鐸宮名 府府藏也 顧府言常 人愛財 周人司馬 善典籍之 官庀省錄 也宰人家 宰之屬 也 蒙葺公屋 以濡物耳

獲公室後
次序也

潘汁也表
以占風所

向彙積也
音果道還

公宮開路
周匝使火

無連言桓
僖親盡而

廟不毀宜
為天所災

祭鐵也詳
數又音擊

肅慎北夷
之國故曰

枯箭羽之
間

大姬武王
元女

至命校人駕乘車李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彙道還公宮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

胡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李氏者出於桓立於
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
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

附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
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

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
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
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
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
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枯曰肅慎氏之
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古者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
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
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全杜氏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許氏

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可謂不畏天命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全討樂太心之亂也。曹木屬宋。既而叛之。此蓋公孫疆為政之時。

附左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

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

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

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史記季桓

子病。輦而望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

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

之。公之魚曰。昔吾先君之用不終。終為諸侯笑。

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

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季氏私考。公子駟之黨。不附遷議。放之于吳。所

以媚吳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全高氏邾子已受盟

圍之棄信甚矣

四年秦悼公元年○是年蔡昭公殺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左蔡昭侯將如吳諸

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

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

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

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胡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

錯音皆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
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全陳氏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全汪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私怨

大矣李氏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楚人既克夷虎乃謀

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

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

夷虎蠻夷
叛楚者
販音攀
致招致其
民也

司馬名取
起發也豐
析二邑名

少習武關
是聽命言
將伐晉

三戶楚地
許為蠻子
邑立宗

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 全杜氏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全胡氏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

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屏其災者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

是年秋齊景公杵臼卒

春城毗

全杜氏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全汪氏宋公會洮距此六年未有豐端而景公忽與師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

子恃強陵弱故托是討之以圖伯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宋魯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髦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沒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柳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邯鄲降荀寅奔鮮

虞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春晉圍柏

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

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

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

之我將主死王生授我矣我不可僭之遂死

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晉

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

召子范士也

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車二乘而獻之。其若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齊諸子鬻嬖之子荼

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國惠子國
夏高昭子
高張

寘羣公子
吳所

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齊安孺子荼元年是
秋弑楚昭王軫卒

春城邾瑕。全杜氏備晉也。高氏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過邾也。繫之邾。不與

魯之擅并
人士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全張氏夫差修
總黷兵以取滅

亡。故春秋
復狄之

附史記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迎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

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

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

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

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

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

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者曰者
爲諸大夫

昭子高張
惠子國夏

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

全許氏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弑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相

全許氏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李氏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

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

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

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

祀。祭不越望。江漢唯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陳僖子使召

公子陽生。夜至于齊。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

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

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景公鍾愛
茶嘗銜繩
為牛戲使
牽之茶頓

祭也
祭音詠禳

僖子名乞

差車士車
官

景公鍾愛
茶嘗銜繩
為牛戲使
牽之茶頓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

天訪謂國政小謂殺

即茶

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

子諸真也齊人語也常陳乞子重難斥言妻故云

圖音越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胡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

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全高氏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于

邾積明年人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全高氏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人曹起也

七年。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鄭叛晉故也。全張氏老丘之役，宋鄭始

因隙地以起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衛不服也。全高氏衛輒拒父六年矣，晉不

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郕。主襄公十年殺二卿傳。左吳來徵百牢，子服

瑗音願

事見昭公二十一年士鞅聘

性來會同
女大於道
路間

大伯無子
仲雍嗣立
羸音盧裸
也

應賢而逆
之言安有
賢如景伯
而可不順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可乎景伯曰昔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

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郢，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

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其言對曰
諸大夫答
大也下脫
孟孫曰三
字
不樂而出
季孟與意
也聞鐘見
知不禦冠

辟僻也

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
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蒞門，猶聞
鐘聲。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析聞于邾，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
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
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
馮恃其衆，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

子從之

胡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
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
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
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
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
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
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
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
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

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宋人圍曹

見後入曹傳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宋人

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運曹
變之必

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緡丘、大城、鍾邗。

春秋大全

卷三十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哀公下

八年

是年曹亡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宋公伐曹將

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胡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

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疆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疆言伯說於

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

不行殿兵
也

人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
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
法如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
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左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

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

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子張即輒

輒本魯人情實也言名大實小未臣未仕他國曾所隱託則爲之諱

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吳伐我子洩

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

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

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

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

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

子洩即不狃

從武城欲使魯爲備漚謂去声漚也音音多滋濁也

同車俱死是國能使

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

〔胡〕吳爲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人致賂。晉人不可國佐。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虜。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讜及闡。〔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讜

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

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栒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附左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左季姬嬖故也

胡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闡又

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子餘即歸
也 栒首賤也

騰音孕

附左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主隱公三年鄭人伐衛傳左鄭武

子贖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全李氏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

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

夏楚人伐陳左陳即吳故也全汪氏陳之為國屢滅于楚而僅存者也

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百求以自託耳楚不思自反而憤陳背已攻之不已明年結復伐之

十三年申又伐之暴橫不道罪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全汪氏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僭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

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附左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十月

附左冬吳子使來倣師伐齊

十年是年齊悼公弒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見桓公六年左邾隱公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全陳氏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

是為自失國也

寒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公會吳子

伐齊南鄙師于郕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

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

人敗之吳師乃還

胡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以卒書者亦猶鄭伯

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

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

侯為是取讜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

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讜及闡

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

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

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

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責深

矣

夏宋人伐鄭 全許氏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

賴而還 全吳氏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日乃乘齊喪而伐之魯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全師氏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

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全李氏彊蒯聩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聩。故蒯聩

入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楚子期伐陳吳

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

胡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

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

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

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

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

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

以號舉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

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

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

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

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末也。

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

齊簡公
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齊為郟故。國書高無不帥

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有子即冉

事充言役
煩政重言
稅多

從逐也
權莊皆齊大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夫

師冉有之師也

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
 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譟。
 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人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
 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
 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
 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克之。康子曰。子
 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
 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

之。則可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
 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
 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
 子蓋三千焉。

[胡]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
 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
 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
 者。自反之謂也。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
 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
 人爲是取謹。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

大器鐘鼎
高
服音段

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左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

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

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全計氏

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聚歛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

不能自討。致眾怒而逐之。是眾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主後十三。年入吳傳。左為郊戰故。公

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贏。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

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

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茲。多以琴。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馮勉也。眾
首勸勉之
詞
虞殯送葬
歌
約繩也

製音尉薦也組音祖

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左。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附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

味行成語。則此伐在越王歸國之後。或疑即樓會稽一事。誤矣。鈎弦也。冷厚也。言

善用必化。履行也。設戎自守。申約其辭。以求平於吳。

命謂天命。

孤棄也。

繫是也。

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

若禦寇之
號令
該備也音
該姓庶姓

征稅也
稽音骨掘
也

拂絕也

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旬踐請盟。一介嫡女。
執箕箒以駭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
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
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是以
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
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

蓋猶尚也

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
也。夫越非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
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
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
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
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
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
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
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

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吳越春秋。越大夫種使吳請糴。子胥諫曰。非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間也。今王捐國家之福。而順糴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遊于姑胥之臺。荆榛蔓于宮闕。王弗聽。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司徒。將以伐齊。申胥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

以人為鏡
始見成敗
以水為鏡
見形而已

鮫即蘇字

很同很又
同欄音顏

違也

傾傷也

方道也

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士。士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三軍叛王于乾谿。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鮫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個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有及乎。王弗聽。左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易種轉生
種類也

據史記幸
斷議之

刑楚也

遂決也計
一應也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國語：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自多。先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見王之親為越禽也。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之尸。盛以鷓鴣夷。而投之于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衛世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

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世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能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為何訪焉弗
聽

胡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

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
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

王制士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人而量

其有無補國語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

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今用田賦軍旅

正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

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

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弓薄征當以農

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

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

先王制土
三句出國
語砥平也
夫夫家也
徵徵鰥寡
孤疾之賦
也歲軍旅
之歲在庚
也十庚曰
秉十筥曰
稷音宗六
百四十斛
也
漆林地產
漆

何以爲國。書曰：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全李氏古者田出租，里出牛車乘也。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復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欲結好強吳，恐取同姓，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

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

公會吳于橐臯

主襄公十年殺三卿傳

左：吳子使大宰嚭請

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主襄公十年殺三卿傳

左：吳徵會

于衛，初會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

鄭音云

子羽衛大夫

子木亦衛大夫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

主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宋向

子贖即罕

黓救其師。鄭子贖使狗曰：得桓黓者有賞。黓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

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泝海沂淮，以絕吳路。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泝音元 泝音訴 吳取也

傳也

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

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

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

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

不忍，必會而先之。王曰：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

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

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

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

此危事也哉。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

廢勞擊也 音恥

遷轉退也 絕慮道遠也

朋羣也
罷遣諸侯
令先歸也
挺寬也
惕疾也
留徐也
也步行也
係馬舌欲
無聲也
出火灶以自
燭徹通也
以百人通
爲一行
譁鉦歡呼
也鉦音口

錄次序也

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而先罷之。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乃能至于吳。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萬人以爲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王乃秉枹，親鼓，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軍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

長弟猶云
長幼

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

毒暴也
言若猛獸被
毒將悖暴
也

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荆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

長弟循長幼之序

賈必也音

世挺拔也

楛振也音

晉

任簡公名

左作壬

登笠備雨具

具

者楚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相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侯任不鑿于楚，又不共承王命。夫差不貫，不忍，遵汶伐博，登笠相望于艾陵。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於江沂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無憂郵？不唯下

紹繼享獻也此禮久不明于天下今來明

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

胡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

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遂道也

彌庸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

於越入吳。左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

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

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

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

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

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

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

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

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

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

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

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

先晉人。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

藥兮。余無所係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

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

庚癸乎。則諾。吳越春秋王令國人各送其子

于境上。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詞。曰。蹀蹀摧長

慝兮。摧戟馭父。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觀者莫

面黑色

魯吳大夫

有山氏魯

大夫樂如

案切言上

人服飾備

而已獨無

褐賤服言

得見旨酒

而不得飲

也軍中不

得出糧故

為私慮庚

西方主穀

癸北方主

水傳言兵
子不與士
共飢渴所
以敗
受音殊擢
竹爲之
習流善水
者

不淒側。王道見盡。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
爲之軼。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越
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兇甲。發習流二
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乙酉與
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
胡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
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人吳。所謂因事屬詞。
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
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
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
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
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
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
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全本于氏晉事止於此。讀隱桓之
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

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
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

變音後

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宗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三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夷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夷狄之強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于吳楚。今也齊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詭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則齊侯衛侯日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

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位政。敢于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廢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賈禍。邾鄆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見昭公十七年大辰傳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左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全孔氏麟麇身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舍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草木。

胡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

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

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

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

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

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

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

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

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于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壁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夫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唯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	--	--	--	--	--	--	--	--

